

◎树 菜 著

末路The Last Nobles 贵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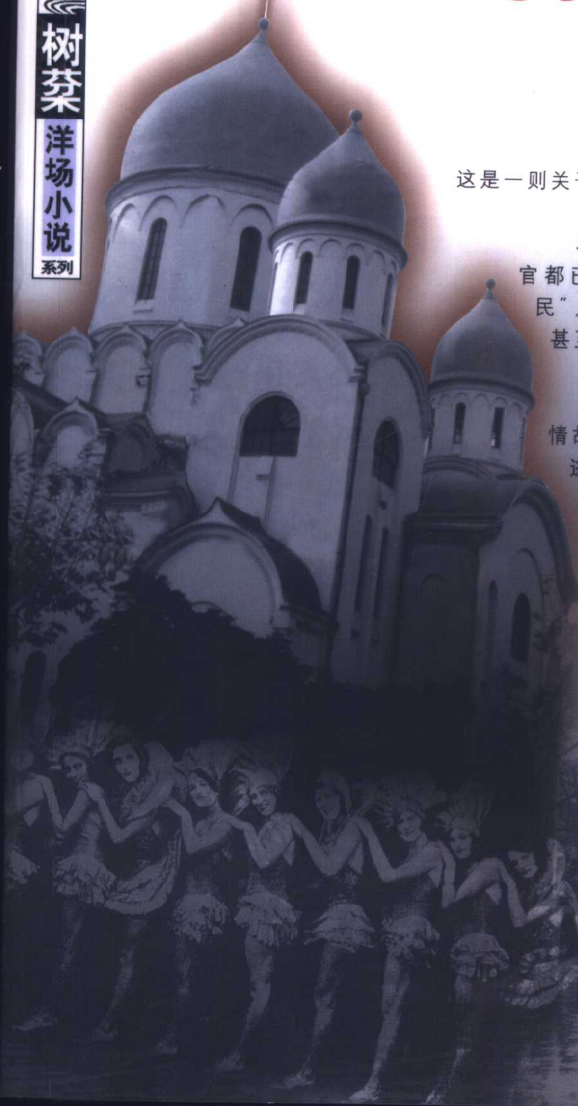
上海古籍出版社

树菜
洋场小说
系列

这是一则关于上海“白俄”的故事。

尽管这些过去的贵族、领主和军官都已成了社会低层的“无国籍侨民”，但在其中还存在着黑帮、盗匪甚至受雇于日谍机关的杀手……

于是，在这带有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中，也充满了绑架、背叛、逃亡和追杀等各种惊险情节……



末路

The
Last Nobles

贵族

上海古籍出版社

◎树 菜 著



树菜
洋场小说
系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末路贵族/树葵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8
(树葵洋场小说系列)

ISBN 7—5325—3474—X

I. 末... II. 树...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8861 号

树葵洋场小说系列

末路贵族

树葵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9×1092 1/32 印张 9.625 插页 5 字数 213,000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5325—3474—X

1·1632 定价: 19.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T: 64063949



作者简介
树葵，原名孙树葵。

生于上海，现居香港。
1963年起发表文学作品。
198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迄今出版了四十多部长篇小说和小说集，
其中多部改编摄制成电影或电视连续剧，
有数部作品译成英文或德文在国外出版。

目 录

第一部.....	1
第二部	91
第三部.....	183
附录:上海市新旧路名对照	303

末
路
贵
族

1

第 一 部

一九四一年十月

末
路
贵
族

1

萨巴罗夫扳下电闸，装在门外的那个霓虹灯招牌倏然熄灭，隔着那扇磨砂玻璃门透进来的红红绿绿的亮光，也就随之消失了。

现在只剩下一盏暗淡的灯光照着这间空荡荡的店堂。那个管酒吧的姑娘赛琳娜，还在那张长台后面把一些次货威士忌和白兰地，分别灌进那些名牌酒的瓶子里去。这是这家酒吧的老板耍的花招，但他这一手玩得也挺谨慎，每回都只按瓶里所剩真货的数量掺进少量的假货，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绝不多掺。赛琳娜还受到特别嘱咐：只有碰到那些对她色迷迷地动手动脚、或是已经喝得七八成醉的顾客时才能斟这种酒。在这样精心的安排下，一年多来，这兑次酒的花招从没露过馅，至少萨巴罗夫从没听到有哪个顾客为这桩事在店堂里吵嚷过。

萨巴罗夫再检视了一下挂在门闩上的那把铁锁，在确定已经锁牢之后，便转身朝店堂里走去。他一路上碰到那些还在地上的椅子，便顺手把它们翻到桌面上去。这本该是酒吧里那几个女侍的活儿，但打烊之后她们都急于更衣回家，因此在清扫店堂的时候，往往会有所疏漏。

他走到店堂中间那张酒吧柜前时，赛琳娜叫住了他，从柜肚里拿出桦叶牌伏特加和一只大号高脚杯，斟了一杯酒推给他说道：“喝了吧，上校。”

“谢谢你，好姑娘。”萨巴罗夫举杯一饮而尽，抬起手抹

掉嘴角边的酒渍，伸过手去轻轻拍了拍赛琳娜的脸颊说。赛琳娜是个犹太姑娘，萨巴罗夫很喜欢她，这不仅因为她的身世和遭遇值得同情，还因为萨巴罗夫有着和她同岁的独生女儿——娜嘉，两人的身材和面貌也有点相像，只是赛琳娜是黑发而娜嘉则长着一头棕发罢了。

这家青鸟酒吧的老板尤塞夫·萨诺维奇，此刻正坐在店堂角落里那张收银柜后面计算账目。他打开了那台收银机，把这一天里塞进去的钞票一张张拿出来，小心地按照不同的面额分别叠起——不管是“法币”还是“中储票”，都按照票面理到一块。有少数顾客是用外币付账的，他便不再进行分类，只是把那些美元、英镑、法郎、马克，也不分纸币或硬币，全都丢进旁边一只小铁箱里，留待以后再仔细清点。他在整理那些钞票时，无论从面部表情或手指的动作上，都能看得出他心中那种掩饰不住的喜悦。

萨巴罗夫走过尤塞夫面前时，把那把大门钥匙放到收银柜上，说过一声“再见”，便从后门走出了店堂。

在店堂和酒吧后门之间有一个小间，是用来堆放台布、餐具和各种杂物的。店里的雇员平时也都在那里更换衣服。当萨巴罗夫脱下那顶缀有金辫的制帽和那件钉着金属钮扣的制服上衣，正打算穿上自己那件藏青色暗条茶呢上衣时，忽然听到隔壁的店堂传来尤塞夫的声音，那是在对赛琳娜说话：“你怎么今天又给他喝酒了！照这样下去，他会当作是他份内应得的呢。”

接着，是赛琳娜的声音，并不太响却能听得清楚：“一杯伏特加的成本没多少，上校有风湿痛，喝一杯对他的腰腿是有好处的。”

“上校！你老是叫他‘上校’。”又是尤塞夫的声音，“这是我们在顾客面前帮他吹的牛，你倒信以为真啦，鬼才知道

他以前当过什么,也许是个上士,也许只是个勤务兵或者马伕。”

一股怒气从萨巴罗夫胸中升腾起来,他想冲进店堂里去,指着那犹太佬的鼻子将他痛骂一顿,要是他还敢出言不逊,那就让他尝尝自己这个老兵的拳头的滋味,但在考虑了一下之后,又把刚才那种冲动压下去了。砸掉了这只饭碗,到哪里再去找这么个司阁的工作呢?在这里,固然有时候要受这个犹太佬的气,但工作毕竟不算太累,就只要在门前向那些顾客鞠上个躬,再欠身为他们拉开门。要是运气不错,多碰上几个出手阔气的顾客,那么一晚上得到的小费加起来也颇为可观……想到这里,他原来那股火气便逐渐消退下去了,穿好衣服,嘟囔着骂了声:“犹太鬼……阿巴公。”^① 拉开那扇门走出了酒吧,然后“砰”地一声使劲地把门碰上,这样也多少算出了些憋在胸中的闷气……

这扇后门开在弄堂里,走出弄堂,便到了霞飞路上青鸟酒吧的前门口了。这一段路上的店铺都已经打烊了,只有马路斜对面那家九层楼的伟达饭店门前,霓虹灯广告还亮着,门前停着一排十多部三轮车,那些车伕都聚在门前在大地谈话。这家旅馆的底层开着一家小型舞厅,此刻已临近散场时分,那些三轮车都是特地赶来招揽乘客的。

萨巴罗夫朝西面慢步走去。毕竟已是仲秋时节了,阵阵晚风迎面吹来,不禁使他感到有些凉意。他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支雪茄,点着了慢悠悠地吸起来。这支雪茄是今天晚上一位矮胖的中年顾客在门前给他的,上面那只印着牌号的纸箍已掉落了,所以弄不清到底是什么牌子,但凭着感觉判断,这是一种烟味醇和的高级吕宋雪茄,不是“亨白”

^① 莫里哀名剧《悭吝人》中的犹太放高利贷者。

便是“老美女”，最差也不会低于“克罗那”。

他走到毕勋路口上，正打算朝南拐弯，迎面走过来两个担任夜间巡逻的安南巡捕，倒掬着马枪，沉重的皮靴踩在人行道的水泥板上，发出匀称的节奏。萨巴罗夫由于常年站在青鸟酒吧门前，因此对这两个经常在霞飞路上巡逻的巡捕是认识的，于是，便站住了向他们点头招呼，但那两个巡捕却像根本不认识他似的，只朝他瞟了一眼便擦肩走过去了，其中一个的脸上还现出了轻蔑的冷笑。

萨巴罗夫怔了片晌，转过头望住那两个背影骂了声：“亡国奴！端什么臭架子！”这才拐弯走上了毕勋路。走出了一段路，他把点着的雪茄在路边的电线木杆上揩灭掉，把剩下的那半截小心地放进上衣里袋。这样的好烟一口气抽完太可惜了，应当留下一些在明天午餐之后，再仔细地品味和享受一番。

走完这条毕勋路，向左拐弯便是他住处所在的祈齐路了。在两条路和西面那条蓝思安路的交汇处，原来有一块供行人小憩的街心花园，由于那花园是三角形的，附近的居民便习惯地把那里称做“三角花园”。四年多前，住在附近一带的白俄居民联名上书法租界公董局，请求批准由俄侨自行筹款，在这里建造一座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纪念碑。这项请求获得批准之后，便着手募捐集资、设计、动工，到一九三七年二月才落成。这座纪念碑是一位俄侨雕塑家设计的，碑座用花岗石砌成，周围栽种着小冬青树；碑身是立体式三角形的，三面用中、俄、法三国文字镌刻着亚历山大·普希金的姓名和生卒年月，顶上还有一尊普希金的头像，表情深沉地凝视着前方。萨巴罗夫当时刚从哈尔滨迁来上海，并没有轮到在那份送呈法租界公董局的请求信上签名，但在募集建碑费用时，却也解囊捐献了四十块钱，因此他感

到在这座碑上也凝集着自己的一份心意，每回经过这里，总要伫立着朝那尊头像望上一会。他这样做倒并非出于对这位天才诗人的崇敬，说实话，在普希金的作品中，除了《上尉的女儿》那本小说以外，其余的他都没有读过。他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让自己感受一下和那个也许是永远无法重见的故国的联系——虽然这种联系是显得十分朦胧甚而抽象的。

走过了普希金纪念碑，前面几十米处便是萨巴罗夫所住的那条弄堂了。那条弄堂名叫茂龄别墅，里面有三排共十八幢上海人通常说的“单开间三层楼弄堂房子”，由于里面装有带浴缸的卫生设备，不用像那些住在旧式里弄的居民那样，每天清晨要拎着马桶出来倒粪便，所以这类房子就被划归为“半新式里弄”。萨巴罗夫住在第一排最后一幢房子的二层楼上，楼下住的是一个单身的菲律宾乐师，在静安寺那家有名的百乐门舞厅里吹黑管；楼上住的也是一个白俄家庭：一对夫妻带着一个孩子，男的在一家英国洋行里当汽车司机，女的则在霞飞路上一家咖啡馆里当女侍，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子还在上小学。因此对于占上海居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人来说，这幢房子里住的都是外国人。不仅如此，在这茂龄别墅的十八幢房子里，住下的外国人不亚于三十户，其中大半是萨巴罗夫的同族，还有十来家犹太人和一对中年吉普赛夫妇，那个男吉普赛人在家里开着一家星相馆，专为人家占卜算命。这些人连同住在附近几条弄堂里的另外几十家俄国人、犹太人和吉普赛人，在租界巡捕房的户口登记册上，都属于“无国籍侨民”。

萨巴罗夫走到自家门前，掏出钥匙开了门。虽然现在时间已过了深夜十一点钟，但住在楼下的那个菲律宾乐师，还在舞厅里上班；而三楼那位女主人，也照例才下班到家，

因此萨巴罗夫在关门和上楼时，都不用担心会惊醒了谁。他进了自己的房间，才开亮电灯，便知道娜嘉今天回来过了，床上原来挺凌乱的被子折叠得十分整齐，桌上、窗台上和地板上也都经过了一番整理和清扫，房间中间那张方桌上，放着一只装奶粉的铁罐和一瓶酒，瓶下压着一张纸条，上面是娜嘉的字迹：

爸爸：

面包在碗橱里，烧汤的牛肉和土豆也给你带来，你明天只要买点番茄和卷心菜就行了。明天晚饭我们那里有人要来请客，我要留下帮忙，所以要后天才能回来了。

康司坦诺维奇夫人要我向你问好。

娜 嘉

萨巴罗夫打开那只奶粉罐头，里面装的是满满一罐糖炒栗子。这东西是萨巴罗夫到了哈尔滨之后才头一回尝到的，以后便成了他最爱吃的一种零食，每年秋季栗子上市，总要饱啖好几回。现在这些栗子都已凉了，味道当然不及刚出炉的香糯可口，但也总是聊胜于无，能一快朵颐了。

8 萨巴罗夫脱下西装和皮鞋，换上睡衣和拖鞋，穿上毛巾布浴袍，打开娜嘉送来的那瓶中国烧酒，斟上一杯，开始剥着栗子喝起酒来。

一整天里，只有这段时间，是他最舒适、最安详，同时也是神经最为放松的，他不用站在酒吧门前紧张地左顾右盼，一面为进出的顾客拉门，一面还得随时准备着抢步上前，为那些坐汽车来的顾客拉开车门伺候他们下车；他也不需要一直绽出笑脸，迎接顾客并且在接受他们赏赐的小费时，深

深地鞠下躬去，同时在这些时刻里也可以不再看到尤塞夫那副讨厌的嘴脸了……

凭心而论，除了那吝啬的性格以外，尤塞夫不是个太苛刻的老板，在一般情况下，他对待自己的雇员还是比较和气的。只有在他感到经济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才会变得不近人情起来，刚才他在赛琳娜面前攻讦自己的那些话，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面说出来的……

尽管一路走回家来，他对尤塞夫刚才攻讦自己的那些话已逐渐地释怀了，但此刻再想起来时，却仍旧不免有些生气。确实，他并不真的是什么上校，那个头衔只是为了迎合某些顾客的虚荣心理才这样叫出来的。但尤塞夫也该清楚地知道，他——伊万·伊万诺维奇·萨巴罗夫并不是什么上士，更不是什么勤务兵或是马伕，他是个道地的炮兵连长萨巴罗夫上尉，在欧战中由于作战勇敢曾被授予圣尼古拉奖章——这些都是货真价实、不容置疑的……

萨巴罗夫虽出身于平民家庭，但几代都是当兵的，祖父是叶卡捷琳娜女皇禁卫军里的一位中士，退役以后在一位公爵的领地里当管事，专管向佃户收租；萨巴罗夫的父亲二十岁便被征入伍，在远东军团里服役，期满后又转为志愿兵。在一九〇四年的旅顺口战役中被日军炮火击中阵亡，当时他的军职是上士副排长。为了表示对殉难军人的恩恤，根据沙皇的旨意，十岁的萨巴罗夫和另一些殉难军人的子弟，被送进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这样，在几代从戎的萨巴罗夫家族中才出现了第一个军官。一九一四年欧战爆发时，萨巴罗夫已是一个炮兵连的中尉副连长了，两年后，又擢升为上尉连长。大战结束以后，他从匈牙利回到俄国，便参加了邓尼金将军的部队，在斯摩棱斯克同布尔什维克的红军作战。一年多以后，当时的战局使他明白了大势已去，

任何想要摧毁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做法都是徒劳的,于是便和几个同事一起脱离部队,溜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①。在那里耽了一年多,眼看着红军又要追击过来,便又溜到了中国的哈尔滨,在那里开了一家小杂货铺,娶了一个逃亡出来的白俄罗斯小贵族的寡妇做妻子,接着便生下了娜嘉。在女儿四岁那年,他妻子跟一个来自彼得堡的纨绔子弟私奔,跑到欧洲去了。于是就剩下萨巴罗夫和娜嘉两个相依为命地过着日子。又过了几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人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在开头一两年,这里白俄居民的处境同原来相比并无多大变化,因为日本军方同白俄中的大多数数人,在敌视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的苏联的立场还是一致的,但逐渐地情况起了变化,日本人除了把一部分白俄收罗去当了他们的鹰犬之外,对其余的人在生活和经济上的限制也越来越严,失业的白俄也逐渐增多。随着中国百姓生活的日愈贫困和货源的缺乏,萨巴罗夫的那家小杂货铺也支撑不下去了,只能歇掉买卖,在四年多前带着十七岁的娜嘉南迁到了上海。

到上海之后,首要的问题是要找个职业,这次的搬迁已耗掉了他的大部分积蓄,再加上海滩上较好地段的店面租费都昂贵得惊人。这时,在哈尔滨时就认识的那个妓院老板卡特琳娜·康司坦诺维奇伯爵夫人也搬来上海了,她的交游要比萨巴罗夫广阔得多,于是便设法替他谋到了那家青鸟酒吧里当司阍的职位。就这样,他在那里一直干到现在。

搬来上海之前,娜嘉已经在哈尔滨唯一的那所专为俄侨子女开设的中学里毕了业,来到上海之后,上大学当然是

① 即海参崴。

与她无缘，像交通、复旦、暨南那些中国的国立大学里，是概不招收无国籍学生的，想要上震旦、沪江、圣约翰那些贵族化的教会大学，那笔学费也决不是萨巴罗夫负担得起的。在头两年里，娜嘉干过好几种职业：咖啡馆女侍、渔具店售货员、电影院领票女郎……同时还在一家英文夜校里读书。娜嘉的英文学得挺不错，但工作却并不顺利，不是因为反抗某些顾客的非礼行动而丢了饭碗，便是由于店铺倒闭歇业而失去了工作……最后，还是那位妓院老板康司坦诺维奇夫人雇用了她。她提出愿意雇用娜嘉，帮她处理妓院里的一些杂务，如向食品店订购食品，采办各种生活用品，向裁缝店定制姑娘们所穿的各种服装，指挥女佣们清理打扫，等等，同时还要结算一些零星账目。对于这样的建议，萨巴罗夫是颇费了一番踌躇的，虽然康司坦诺维奇夫人向他保证过：绝不把娜嘉当作院里的那些姑娘看等，她纯粹只是自己的一个帮手，自己也决不会让任何客人对她进行侵犯。但萨巴罗夫总觉得在那种地方做事，说出来名声总不大好听，会影响娜嘉日后谋职和婚姻方面的选择。直到康司坦诺维奇夫人对他说过那番话之后，他才逐渐消除了原来的顾虑，同意让娜嘉到那里去帮助她照料杂务。康司坦诺维奇夫人是这样对他说的：“……别以为在人家眼里只有我那儿的那些姑娘才是婊子，老实告诉你，在那些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还有那些中国人的眼睛里，我们那些在咖啡馆、酒吧间里做事的姑娘也全都是干那一行的，只要给钱，全都肯跟着上床的。这也不能全怪那些人从门缝里瞧人，谁叫我们在这里只是些漂来的浮萍，连个国籍也没有，就连一张最起码的身份证也拿不出呢！对那些连国籍和身份都没有的人，人家还能有什么更好的看法呢？你别以为娜嘉来给我当了助手就会被人家看轻了，说实话，在上海的那些同族人里

头，三等九流，都和我那里是有些关系的，日子长了点，人家很快就会弄清楚，在我那里，当姑娘的是当姑娘，当帮手的是当帮手，完全是两码事情，只要在上海的同族人都明白这一点，那些外国人、中国人是什么个看法和什么个议论，和我们的娜嘉有啥关系呢？”

……萨巴罗夫喝了口烧酒，又剥了颗栗子丢进嘴里慢慢地咀嚼着。吃喝着这些东西，他很自然地又想到了娜嘉，但还是那个一直回萦在心上但却没说出口来的老问题：难道就听任娜嘉一直照现在这样过下去吗？到什么时候和用什么办法才能使她有个比现在好一些的命运呢？……